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第八十二回 一杯廣座斷送少年 雙淚荒山悲愴死友

話說朱武等一眾，被樂廷玉捉住，在玉露禪院，扈成方欲訊問，樂廷玉道：「這是鄆州案內要犯，我們知道的，何必訊問，（【夾】瞞過兵丁，防漏風聲也。）但是羽翼眾多，路上或有疏虞，就這裡做了罷。」揮令兵丁，一一斬訖。（【眉】樂廷玉處決朱武等人，有快刀斬亂麻之概，不失武將風度。）就山裡埋卻屍身，佛殿料理乾淨；車中物品，也檢查清楚。回到曹州沿河巡檢衙門來，樂廷玉把護照燒了，（【眉】護照無靈，吳大軍師所不及料者也。）哈哈大笑道：「此事辦過，宋江招安的希望，已經九分九靠不住。只還有蔡京那頭未穩，防吳用有他計，我們還要鎮密些。」扈成道：「蔡京那頭，只好仍找蔡九。」樂廷玉道：「我正是此意，我明日就去會他。賢弟你且在此彈壓。好在王定現任泰安提轄，老將軍王進，也由種經略先行官，駐紮大名府，倘若梁山泊知道此事，發憤興兵，來攻打州城，你只堅守不戰。等兩路兵馬發動，抄其後面，自然解圍。」（【眉】待機而定，是熟於兵法者。）扈成應命，樂廷玉押著車輛，又到鄆州東平府來。原來蔡九知府從兗州失陷逃出之後，虧得城池不久收復，事不曾報到京城，官職無恙。現在又調署東平。因感樂廷玉相救，又當陽、兗州兩次驚駭，知道武將的有用；樂廷玉志在報仇，也極意聯絡，所以兩下都處得來。當下樂廷玉見了蔡九，寒暄過幾句，便請屏退左右，將所得梁山幾件公文私信，一齊取出。蔡九見上有吳用等名字，大吃一驚，（【眉】你幾乎送命，當然要吃一驚。）問：「從哪裡得來？」樂廷玉道：「小將原不知此事，（【夾】誑蔡九者，恐冒破壞蔡太師招安之政策之嫌也。）緣前日在曹南山下，遇見二三口人，手持刀杖，擁護大隊車輛，小將看形跡可疑，向前盤詰。不料賊人竟出兵器行兇，小將督率兵丁，圍住格殺，奪得車輛，搜出公文。（【眉】坐新娘轎子的話不談了，此中寫有權謀。）因事關太師，不敢擅動，特地前來奉告。」蔡九問：「那宋江信上所說金珠，現在哪裡？」（【眉】聽到金珠，大有小兒食餅之樂，一定要眉飛色舞。）（【夾】急急跟來，活畫出污吏口臉。）樂廷玉道：「現在小將都帶來在車子上。因此賊原說是呈上太師贖罪的，也算一種公款，小將何敢擅行處分。（【夾】真會說，不知武將從何處學來技倆。）好在車子在衙門口，只府尊傳諭，叫人將車上三雙黃皮箱搬進，便見分曉。」蔡九登時叫伺候人取來看過，收進去了。樂廷玉道：「這件事，完全是小將誤會，弄假成真。」（【眉】「弄假成真」四字，有將軍欲以巧勝人，盤馬彎弓故不發之概。譎哉，樂廷玉也。）蔡九道：「將軍不必多慮！家父為人，我是曉得的。二萬金珠，只要萬萬到，他老人家便無話說。（【眉】兒子干沒老父的賂賄，想見蔡京夙有義方之教。）（【夾】先為自己干沒地步，又說父親貪婪，都緣得意忘形，自然流露。）樂廷玉道：「梁山那方面，賠了錢糧又折兵，替他想想，怎肯干休？他那樂和，便在太師肘腋之下，強盜心性，一有變局，何堪設想？而且他們如其不甘心，有意毀謗，傳揚開去，還怕吹毛求疵的諫官，平地生出風波來。」蔡九道：「據你更怎樣說？」樂廷玉道：「據小將看來，府尊只消寫一封家報，極力向太師將利害說透，先就裡面乾乾淨淨將樂和辦了。一二旬內，梁山上未必打聽得出。趕緊由太師轉樞密院調種師道回來，從速將梁山剿平，（【夾】滅口。）更怕什麼？」蔡九拍案贊成道：「好主意！正合我心。宋江鼠輩，專和我們作對。眼前兗州這一次，雖不曾奈何得我，卻是收復城池以後，兩個小妾尋訪無蹤，多分吃那班草寇擄去。（【眉】尊寵失蹤，誠可痛心，吳梅村謂吳三桂「衝冠一怒為紅顏」，與蔡老九可稱同調。）父親不知為何，忽地想要招安他們？料來定是我那歡喜生事的長兄，出這主意。你話不錯，這信我立刻就寫。只是你也秘密些，休要叫人知道。」（【眉】要秘密些，當然不勞交代，此處可見出蔡九是個無用的紈袴子弟。）樂廷玉道：「好在前回盜案未結，小將只說搜得盜賊，現已寄庫。」蔡九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就照此說法。」（【夾】貪庸庸綺，情狀可笑。）樂廷玉自回曹州原防而去。

可憐宋江，還高高坐在梁山泊上，耐心等待，指望金錢萬能，買得蔡太師照節略行事，自己依舊是眾人之長。不料朱武等去後看看將近一月，杳無消息。（【眉】古今奸雄大率利用金錢萬能壟斷一切，結果也未必靠得住。作者為宋江寫照，將此點道破喚醒癡人迷夢不淺。）此時梁山上大小頭目，都紛紛議論：以為照吳用那天口氣，招安拿九穩，而且就在眼前，怎麼石沉大海似的？莫不是假冒不成？宋江也有些聽得。一天又一天，直等得心驚肉跳起來。有時候，一伏枕，便做希奇古怪的惡夢。

這一日，早上起來，和吳用見面，彼此都說一個夢。吳用是夢樂和死了，宋江是夢朱武等被殺在山澗裡。（【眉】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想見宋、吳苦心焦慮之甚。）彼此猜詳之下，忽然到京裡去伏侍樂和的嘍囉來到山泊，報告：「樂和是死了。」兩人大驚，忙問詳情。那人道：「樂頭領在相府裡住，小人獨自一個住在客店裡。隔三五日，看見樂頭領出來一次，知道太師相待極好，府裡上下人等，都肯照顧。在相府裡住下一月，居然連面皮也白胖許多。（【眉】心廣體胖，想見百合花之得意態度。）□幾天，太師府裡宴客，所有大位官員通行在座，叫樂頭領當筵吹笛，眾人歎賞不絕。太師得意之下，吩咐替樂頭領添一座位在旁，親手將金杯斟滿一杯，遞給樂頭領吃了。這一日，賓主盡歡而散。到了半夜，樂頭領忽然肚痛起來。太師府中規矩嚴緊，半夜裡哪能夠去請醫生，捱到天明，便噁了氣。太師府裡又不許停擱死屍，隨即從花園裡牆洞中拖出來，當時棺殮，抬出郊外埋葬。（【眉】從蔡九寫信到樂和暴卒，中間有許多話刪節未敘，此處耐人細想。若縷縷寫來轉覺無意味矣。）至於所有留下物件行李，在相府中都付火化。小人是第二日才曉得，到相府打聽如此。」吳用不等說完，跌足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大事壞了！說甚麼蔡太師蔡丞相，只一個害人的老奸罷了。」宋江還要問朱武、李雲等等到京的消息，吳用搖手道：「不必問，不必問！自然是到了，不過他不知。」那嘍囉果然稱不知道。宋江道：「怎見得是到了？」吳用道：「金珠不到手，他好謀害人麼？據我看來，豈但樂和，連他們七位性命都已難保，（【眉】吳用以為蔡京因金珠到手而殺人，不知京正因金珠未到手而殺人，然而朱武等畢命，卻已料到，畢竟吳用之謀慮過人一等也。）但中間還不知有無別的情節耳。」（【夾】吳用只猜透七分，卻猜不到樂廷玉。）吳用說著，只見宋江忽地「呵呀」一聲，鮮血直噴，往後便倒。（【夾】扈三娘一氣，程小姐一氣，關勝一氣，到此凡四氣矣，雖然倒下，畢竟耐得住。）吳用急忙和嘍囉一邊一個，左右架住，一面叫伺候的人，將宋江抬到後邊牀上睡下。（【眉】與宋太公量倒遙遙相應。）一面趕緊請安道長。宋太公、宋清聞信都趕到榻前看護。

吳用便抽身帶了嘍囉到忠義堂上，從盧俊義起，到各頭領，都招來議事，（【夾】吳用漸露代宋江之意。）把樂和的事，先說大略。來的嘍囉，又細說一遍。又將宋江的病重，告訴大家，道：「照此看來，樂和兄弟，死得很是蹊蹺。先前公明哥哥不放心，叫朱武、李雲、朱富、童威、童猛、王定六、郝保四七位兄弟下山打聽，到今也無消息。外間沸沸揚揚，傳說種師道大隊人馬從河北南下，想來朝局已變。我們梁山受兵，只在早晚。朝廷恩旨，是決乎望不到的了。公明哥哥又病到如此。這是一個緊急關頭，小可恐遲誤事機，所以擅自作主，請諸位商酌。」只見忠義堂上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一言不發，有幾位只是吱吱喳喳地交頭接耳商量著。（【眉】彼此觀望，竊竊私語，此中包含許多曲折，善讀小說者當從此處理會得。）吳用催道：「諸位兄弟，今日須是定個主意，不要等大事臨頭，措手不及才好。」眾人仍不答話。

過一刻，忽然東邊最後一排挺出一位頭領來，正是沒面目焦挺，搶出人前，問吳用道：「軍師！我們山上也還有□來萬人馬，我們何不就此殺上汴梁城去？替大宋皇帝把那老奸蔡京殺了，卻不是天下太平？」（【眉】為國除賊，快人快語，正不可目焦挺為唐突也。）吳用凝神將他一望，禁不住好笑，（【眉】凝神將他一望，禁不住好笑，吳用神態活現在紙上。）道：「殺上汴梁城？兄弟，你經過幾回事，見得天子京城，這般容易搶法？」眾人不覺跟著齊笑起來。（【夾】沒面目總是沒面目。）那焦挺忍不住怪眼圓睜，叫道：「既不能這樣做，何不就爽爽撤撤逕投官軍。（【夾】這話雖粗糙，卻很厲害。）蔡丞相那邊縱然不行，種經略那邊有林冲哥哥在彼，我們就順便請他引進，順便在河北那邊割幾個韃子的頭顱，也顯見我們的身手。」（【眉】比段景住的人格高明得多了。）此時眾人卻都笑了。吳用也正言厲色向焦挺道：「既如此說法，你可能就向種經略軍前……」焦挺說：「有甚不能？我們能上梁山投公明哥哥，便能下山投種經略，卻不都是一樣？」吳用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去種經略面前，大眾招安的事，便都托在

你身上，你擔任得下麼？」焦挺道：「這個我不會得。我只曉得大家原是一個一個來，今日還是一個一個去，不是甚好！人人都有手有腳，難道不會得自己行動，定要結大幫去擔個招安的名目嗎？」（【眉】焦挺寥寥數語足為武人倒戈的口頭禪。）吳用冷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兄弟，你就照此做，也好給榜樣大家看。」焦挺欣然起身便走。才到階下，忽然回頭望望大家，自己說道：「兄弟們都不去，我一人辣辣的。」（【夾】老實得如此，居然也能窘吳用，真勝偽故也。）眾人又是好笑。忽地跳出一個人來，正是魯達，叫道：「好，好！你要去，灑家陪你去，灑家認得種經略。」魯達拱拱手，大踏步下階來；背後武松、施恩連步走下，四人飄然自去。（【眉】四人飄然遠去，明是拆臺主義，梁山大局大去矣。）弄得吳用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忠義堂一場會議，無結果而散。只神行太保戴宗自告奮勇，下山去尋覓朱武等一干人蹤跡。吳用叫時遷同去，（【夾】還有時遷支配得動。）道：「先在汴梁京城仔細打聽一番，倘不得消息，便回到曹、鄆一帶探看。只怕欒廷玉那廝作怪，也未可知。」（【眉】果然不出所料。）二人領命而去。

一直到汴梁城，住了□來天。朱武等一些探不出，只戲園子裡百合花失蹤的話，紛紛紜紜，倒有好幾說。（【眉】百合花忽以失蹤，聞此正文，用筆巧妙處。）因為同時有個女戲子，也是不知去向，大半說是相約而逃的。兩人聽在肚裡，不便說什麼，抽空到荒郊上尋尋樂和埋葬地方。偌大京城，四圍幾百里，也似海底撈針，空費氣力。

一天早晨，客寓傳說燕山一路已由大金送還中國，蔡攸學士奉旨前去宣佈朝廷旨意。街上好不熱鬧，一隊隊金符玉節，幡幢塵蓋，簇擁著綺年玉貌金鞍駿馬的蔡學士。儀從排去，長有四五里。戴宗飽看熱鬧，（【夾】耐煩。）暗暗地對時遷道：「蔡攸前者一力要招安我們梁山，原是為到北邊去，好做衛隊。（【眉】處處回筆上文，並非閒筆。）如今蔡攸已去，朱武等又毫無影響，只管在此耽擱做甚，不如且回去罷。」（【眉】經戴宗道出蔡攸已去、朱武失蹤，愈覺黯然無光。）兩人沒精打采地出了京城。幸喜一路往來，逢關過隘，都沒有甚留難。

將近曹南山下，大路上行人已是傳說種經略從北路班師，大軍南下。曹南山中嶺，都被軍馬擁塞。兩人商議，取山南小路。（【眉】因繞山南小路而發生許多枝節，在此總敘一筆，眉目清朗。）大路三□里，小路只二□五里，可是比大路陡峻得多。帶著甲馬，兩條腿雖然非常之快，但是一上一下，格外是連顛並撞。當頭的秋陽照著，兩人喘得肺都幾乎炸開。剛到山腳，才算留住步。腳板下的地，還是動動的。時遷早望見大路邊上的一家茅屋，門前一架豆棚，（【眉】秋光先到野人家。）綠陰底下，放一張歪腰方桌，四邊四條長凳，桌上不知堆的什麼野菜，青撲撲地。一位白髮老婆婆正伏在那裡揀擇。時遷掌不住，走下路去，請教一聲：「婆婆。」戴宗也就坐下。那老婆婆一面答應，一面低頭只顧揀她的菜，不防門裡睡著一條村狗，見是生人，直撞出來，一頓狂吠。（【夾】狗咬偷雞賊。）老婆婆連忙喝住，抬起頭來，見戴宗是道家裝束，二人滿頭是汗，便問道：「法師從哪裡來？這般毒太陽底下，真不容易跑路。」（【眉】充滿鄉愚口腔，此老婆婆較《石頭記》劉姥姥何如？）戴宗隨口道：「從京城白雲觀來，往泰山朝碧霞宮。適才走中嶺大路，恰遇種經略大兵擠塞不通，只好改小路從這裡經過。委實渴熱得不得了。」當下攀談起來，方知老婆婆還有兩個兒子、三個孫子下田去了。老婆婆請二人且坐一坐，「我要下廚弄飯。他們出力回來，正好就吃。」戴宗和時遷二人在蔭涼地上歇得一刻，汗是乾了，聽老婆婆說，也覺得肚裡有些飢餓，戴宗從衣囊裡摸出一小錠銀子，約四五錢重，雙手捧給老婆婆道：「貧道和這伴當走得路多，早晨到此刻，也有些飢餓，相煩婆婆帶鍋弄點子充飢。這些微不成意思的酬金，還望不要嫌菲。」老婆婆接在手中，又推一陣，（【夾】鄉人狀態。若城裡人之推，必放在桌上，而其情一也。）才笑嘻嘻地（【眉】「笑嘻嘻地」是傳神之筆。）走進家裡去了。不多時幾個黃泥腿戴草笠的壯漢在前，後面又幾個半大的孩子，又後跟幾個布包頭大腳女人，一路從田埂上走來。戴宗和時遷知道是老婆婆的兒子、媳婦和孫子，暗暗歎羨好福氣。（【夾】梁山上莫想有此福氣。）恰恰老婆婆托著一大盤菜從家裡出來，指著兩人，對他們說了，（【眉】對他們說了，是指兒、媳等人而言。）便招邀入座。大家見坐位不夠，又搬張竹榻出來，叫小孩就榻子上吃。

時遷同戴宗一排坐著吃飯，忽然捏戴宗一把，戴宗轉過頭來，看見那邊葵花盤下一隻大雄雞，竦起長頸，正夠狗兒地叫，只當他又注意到這個，連忙搖手。（【眉】借時遷取笑，涉筆成趣。）時遷知道是誤會，（【夾】絕倒。）又暗暗將戴宗手一拖。戴宗跟他方向看時，只見一個□來歲孩子，手把一個獅蠻帶頭，吃著弄著，銅色黃澄澄映眼。那獅頭原是安上去的，隨手退下來，又安上去。兩人認得是朱武素日束腰的，獅蠻後面是刻銅圖章，篆刻「神機軍師」四字。（【眉】無意發現獅蠻帶頭，有異軍突起之概。）戴宗心裡想想，擱下筷來，呆呆地看。旁坐的那個年壯農夫，正是婆婆大兒子，知道他看中這件東西，便道：「法師，你也當這東西是金的嗎？果然象金子的。我那日在西頭杉樹坡砍柴，從樹根下拾得，當是金的。拿到鎮上，請當舖朝奉估看，他道是銅的，至多值五□文，留住換糖罷。因此給小孩子玩玩。（【眉】農夫這許多話自屬實情。其實戴、時二人面生可疑，言下兼有防生意外之意。）戴宗道：「我們一向在京城裡，聽人說曹州杉樹坡好風水，有黃巢祖上的墳墓。」老婆婆道：「原來有這話。我生長到七□歲了，卻不知道黃巢有祖墳在此，只聽人說那邊有好風水，是不錯的。但因為那裡有好幾個野豬洞，沒人敢葬，怕拱壞了墳。先生，你敢也是會看風水？」戴宗點頭：「小道便是愛看風水，在這裡面講究過。（【眉】戴宗以道士裝束托詞會看風水，自足令人可信。可見風水家充滿迷信色彩，不可為訓。）曹南山年來走過幾次，中嶺上玉露禪院地方很大，杉樹坡想來離玉露禪院不遠。」農人道：「還隔三里路光景。只是壁直陡下，不好走。下去時，正是禪院後門菜園地。」

時遷從旁插說道：「這帶頭能不能賣給我？我情願出五百文。」（【眉】戴宗談風水，時遷買鉤頭，都是一派鬼胡話，令人噴飯。）我先前替一位官人挑腳過嶺，官人見我發奮做事，給我一條帶子。將與人看，都說沒帶頭，不好賣。湊好遇見這個，安上去，好道在城裡，賣二三千文大錢。」農夫一口答應道：「好！」時遷摸出四百錢來，又向戴宗湊了一百錢，遞給農夫。（【眉】另借一百文，分明做假。）農夫接過錢，便從小孩子手裡取過帶頭，遞給時遷。小孩子待要不肯，農夫數一把錢給他，便不說了。（【眉】小孩也知錢是好的嗎？）戴宗們起身道擾，上大路去，兩人商議：「曹南山正在過兵，不好去得，且在曹州附近尋個僻靜客店住一二日。經略大兵過得山去，逕向曹州駐紮。但來者是小種經略，老種經略還在河北，等□幾日後，燕山善後事宜妥協，也就來了。」戴宗等打聽得實，兩人商量：「山寨的事，只好聽天由命。（【夾】沒奈何語。）我們既經來此，為兄弟情分上，生死總要查個分明。好在兵隊已過盡，便再上曹南山去。」

將近玉露禪院，山門前豎起兩面軍旗，隨風飄颺。幾位雄糾糾的軍人，手持軍器，當門立著，兩人不免徘徊。恰見來一個道人，招招手，（【眉】兩面軍旗豎在門前，想見軍容整飭。兩人在門首徘徊，恰遇道人招手，其樂當不可支。）引從東首傍門進去。和尚邀到客堂，和幾位過路客人一同坐下。戴宗有心要打聽一些，見客堂也坐著一位軍人，便不敢多言。

時遷只是伴當身分，提把壺到廚房泡茶，和火工道人攀談，知道：「寺裡駐有兵丁一百名，千總一員。因是上回在此盤獲鄆州大盜三□多名，所以格外提防。」談過一陣，爐水燒開，提茶壺往外來時，戴宗已等得不耐煩，發話道：「你恁地愛耽擱，可知道我要趁太陽去後山看風水呢！」（【夾】做出身分。）時遷不敢答話，背著包裹，拾茶壺跟戴宗一直從後門出來。走上半山，時遷把火工道人的話說過一遍，道：「據他們所說情形和車子等，都和朱軍師們相象，只動手之先，官軍傳暗號，叫和尚們躲開。辦清之後，又叫他們出來，所以中間經過，一些兒不知道。（【眉】從火工道人口中道出朱武等遇害真相，由時遷復述一遍，文筆有錯綜變化之妙。）但曉得統兵的將官，正是欒廷玉。」戴宗道：「我也是被那哨官監定，不好問得，只托辭看風水，哄得他相信，才能夠從後面出來。據他們說，翻過杉樹坡，谷中還有二□多家小小村落。我們今夜就那裡借歇罷，不必回禪院了。」

兩人且說且行，這幽僻的深山，除卻草木之外，便是獸蹄鳥跡，可是別的人影全然不見。（【眉】一幅深山旅行圖。）有時隔著一段，聽得樵斧之聲叮丁振動，要尋時，並不知人在哪裡。戴宗、時遷在荊棘蓬蒿里面，且撥且行。時遷有一等絕技，便是爬樹，賽過獼猴猩猩。每每到看不清時，立即上樹遠望。饒他如此努力，依舊沒有什麼發現。盤桓許久，戴宗猛然見身上影子拖在坡前，長出一丈以外，知道太陽不久就要落山，（【眉】此情此景，非生長平原者所能道出。）商量著過嶺去罷。話未了，「呼」的

一聲響，手腳靈便，一個畜生，長王髹髹，有驢子大，迎面衝來，比箭還快。幸喜兩人都是學過武藝的，往側邊一跳，不曾衝著。只是山道險仄，步下收不住，直溜下去二□多丈。還虧腿上有力，不曾跌倒。再看時，一隻大野豬竄過對山去了。戴、時二人回頭重跨上坡。野豬所過，荊棘分開似小門一般。二人怕還有猛獸在內，抽腰間短劍在手，步步存神，近前張看，不見動靜。索性大膽低著頭鑽進幾步。樹窩裡彷彿是一堆新土，被野豬拱得七零八落。泥裡草裡許多骨殖，還有幾□顆頭顱滾在一邊。皮肉被啃已完，骨頭泛白。戴、時二人都覺心下突突地，眼珠發酸，把短劍往草裡撥時，幾件衣服，都破爛不成顏色，辨認不得。再撥時，忽撥出一件東西，兩人齊齊「啊呀」一聲。（【眉】「啊呀」一聲，令人毛骨悚然。）究竟撥得何物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樂和死，焦挺、魯達、武松、施恩去，梁山只八□三人矣。秋風